

他忽然觉得，  
无论她对他是一种感情，  
都不重要了。

# 浅浅心事

刘小寐  
著



Qianqian  
Xinski

**他是她最亲的人**，可她耗光所有热情，都得不到他一丝回应。  
身世被揭开，原来她是他人生的耻辱、恋人和朋友双重背叛的产物。

“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◀▶▶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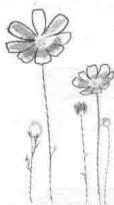
“钟浅，你分得清亲情和爱情吗？”

他怎敢答应，**以他们尴尬的关系**，下一秒流言就能使她的人生分崩离析。  
年度最虐心隐秘之恋，钟季琛，你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？

# 浅浅心事

刘小寐 著

LIUXIAOMEI  
WORKS



Qianqian  
Xinshi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浅浅心事 / 刘小寐著. --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068-5334-7

I . ①浅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8881 号

## 浅浅心事

刘小寐 著

- 
- 策 划 李 新  
责任编辑 李 新  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 
封面设计 黄 梅  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 邮编: 100073 )  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  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 
字 数 290 千字  
印 张 9.5  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5334-7  
定 价 26.80 元
-



# 目 录

C  
O  
N  
T  
E  
N  
T  
S



## 第一章 | 001 |

如果你们离婚，我还可以去找你吗？

## 第二章 | 015 |

不要推开我，我知道我很麻烦，我会快点长大的，这样就不会成为你们的负担了。

## 第三章 | 029 |

这么多年，只有她一个人努力，像个疯子一样，她也累了。

## 第四章 | 042 |

他早已不再是当初的鲁莽少年，他怕很多东西。

## 第五章 | 050 |

双重背叛的产物，他人生的耻辱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。

## 第六章 | 065 |

“你还要跟他姓吗？”

钟浅沉默两秒，嘴角一勾：“改成方浅吗？难听死了。”



# 目 录

C  
O  
N  
T  
E  
N  
T  
S



## 第七章 | 070 |

这就是她的生父，人也许不坏，却不够精彩。如果可以选择，她宁愿选那个人……

## 第八章 | 081 |

不上上课是我自己的事，我的人生怎么样也是我的事。你为什么要管我？

## 第九章 | 094 |

凭什么对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抱有奢望呢？凭他偶尔流露出的关切和真心？凭那六年的相伴？

## 第十章 | 104 |

在飞机上时他就在想，见到她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，抱一抱她。

## 第十一章 | 114 |

你应该离我远点。很危险。

## 第十二章 | 123 |

他忽然觉得，无论她对他是哪一种感情，都不重要了。



## 目 录

C  
O  
N  
T  
E  
N  
T  
S



### 第十三章 | 132 |

然后，想把你吃了。

### 第十四章 | 142 |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叫了声：“钟季琛。”他心里一动，这是她第二次这样叫他的名字，还是那样的感觉，百转千回。

### 第十五章 | 155 |

钟总这么有闲情，带女儿来看电影啊。

### 第十六章 | 166 |

我真是笑话，女儿跟前夫搞到一起，幽会了这么久，还要别人来告诉我。

### 第十七章 | 179 |

治得好的是心病，治不好的才是爱情。

### 第十八章 | 190 |

她只知道，当她在空中极速下降时的设想，如果她就这么死了，那么她会遗憾，遗憾放弃了他。



#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## 第十九章 | 199 |

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选了他，就不要认我这个妈。

## 第二十章 | 210 |

打开网页之前，钟浅有过一些预想，但搜到的结果显然如钟母所说，她还是太小，太天真。

## 第二十一章 | 230 |

姓钟的到底哪里好？

## 第二十二章 | 243 |

果然是富家千金，脸滑得跟嫩豆腐一样。

## 第二十三章 | 252 |

车子下坠的那一刻，身后传来钟浅的尖叫。

## 第二十四章 | 260 |

她一定是太累了，才会不愿醒来。

## 第二十五章 | 269 |

难道你还想继续拖着她不放？

## 番外1 | 279 |

## 番外2 | 286 |



## 第一章

钟浅做了个深呼吸，低头看看自己，白色短袖衬衣，藏青色短裙，干净整洁，还算体面，虽然她把领结摘了，可依然能看出这是某高中的校服。

如果还不够充分的话，后背和椅背之间还有她的大书包。

这副打扮与周围的环境有些违和。

好在这里的人都是见过世面的，从她进来到现在并没有投来异样的眼光。

这里是本地最贵的咖啡厅，可她面前只有一杯清水。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然后挺了挺脊背，让自己看起来有气势些。

一连串高跟鞋触地的“嗒嗒”声有节奏地由远及近，一个高挑曼妙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玲珑有致的身上包裹着某大牌最新一季的裙装，臂弯挎着另一大牌限量款皮包，长直发随意地披在肩头，一副墨镜遮去半张脸。

标准的明星范儿。

女人摘下墨镜，精致的五官中带着一丝冷漠，她施施然落座后语调傲慢地开口：“找我什么事？”

这个女人名叫沈琪，曾经是小有名气的模特，气场很足，再加上身高优势，无论站着或坐着都会给人一种压迫感……

钟浅不觉挺了挺胸，平静地开口：“我就不兜圈子了，请你离开我爸。”

对方大概没料到她会如此直接，眼里流露出一丝笑意：“你妈妈让你来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

时尚界有句名言，Less is more。钟浅觉得用在此时，恰好不过，惜字如金，方显身价。

沈琪抬手撩了一下头发，视线扫过钟浅身上穿的校服：“下午没课？你今年上高三了吧？不是马上要高考了？”

钟浅不卑不亢地说道：“谢谢关心，我的成绩很好，少上一节课也不至于考不上大学。”她顿了顿又继续道，“倒是沈小姐您，我爸妈还没离婚，你现在就是个第三者，是个人人唾弃的角色，还是关心一下您自己吧。”

她的声音不高，但也不低，这里虽然每张桌子都间隔较远，中间也有装饰物影影绰绰相隔，但沈琪毕竟算个人物，还没等钟浅一字一顿地说完，沈琪的脸色就变了。她的表情迅速变换几下后，眼里却盈满了笑意，只是嘲讽意味明显：“这话你该跟你爸讲，还是说……”她话锋一转，“你根本就见不着他？”

她说着，笑意更盛，声音却变轻了，只是听起来尤为刺耳：“对了，你爸有多久没回家了？”

钟浅有一瞬间的恍惚，没接话。

沈琪扳回一局，不由自主地把身体往后靠了靠：“钟浅是吧，大人的事小孩子最好别插手。如果非要插手的话，不如回去劝劝你妈，赶紧签字离婚吧，别自己不幸福还非得拖着别人跟着不痛快。”

对面没有声音，小姑娘一动不动，到底还是个孩子，沈琪似是没了斗争的兴致，抓起皮包起身，末了却不忘再撒把盐：“对了，晚上我会提醒你爸一句，不忙的时候回去看你们一眼。”最后两个字特意加重了语气。

说完，她转身就走。

“等一下。”

迈出两步时，身后终于传来声音。沈琪本能地回头，只见眼前一道水光，随即一凉，她毫无防备地被泼了一脸。

她失态地尖叫出来，又本能地捂住嘴，像是怕周围人听到一般。墨镜还没戴，也来不及找纸巾，用两手在脸上胡乱地抹了几下，这才看清面前的“罪魁祸首”。

穿平底帆布鞋的钟浅比她矮了不止一个头，可此时站得笔直，只见

她不慌不忙地把空杯子放到桌上，看了她一眼，语气满是不屑：“怎么，你还想打我？”

沈琪这才发现，自己竟已举起了一只手，失措地停在半空中，新做了美甲的手指气得微微颤抖。

钟浅的视线往她身侧一瞥，沈琪这才听到动静，原来是闻讯赶来的服务生，手里拿着一条毛巾，试探着问道：“沈小姐，您没事吧？”

还是，被认出来了。

钟浅微微一笑，好心提醒：“沈小姐身上脏着呢，得再多拿几条毛巾才行。”说完，她也不理会服务生的尴尬以及沈琪陡然黑下来的脸色，拎起椅子上的书包转身就走。

出了咖啡厅，外面白花花的阳光劈头盖脸地洒下来，钟浅那一点胜利的兴奋顿时烟消云散。本来也就没什么可兴奋的。来这里，本身对她来说，就是一种耻辱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背上双肩包，看了一眼手表，下午的自习课不去也罢。

于是她站到路边，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。

家里跟往常一样，客厅空旷得像广场，人语声从小花厅传来，当然，还少不了稀里哗啦的麻将声。

钟浅换了鞋，径直上楼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放下书包，在椅子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门没关，熟悉的娇笑声传上来，有些刺耳。

下楼到餐厅拿了罐可乐，冰镇的液体灌进喉咙的那一刹那，有种难以言说的快感，就仿佛无数根小钢针扎进咽喉，让她想到一个词——封喉。

她端着可乐走出后门，经过花厅时随便扫了一眼。还是那几个人，还有个面孔略生的男人，貌似是其中一个阿姨的什么亲戚。

那些人玩得正开心，没人注意到本就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她。于是，她坐在不远处的长廊下，一口一口地喝着可乐，眼睛看向几步之外花丛中的一架秋千。

秋千是电影里常见的公主款，只是年月已久，白色的漆早已脱落斑

驳，那被风吹日晒过的绳索怕是已经经不起她的体重。

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触不到她这个角落，这样的傍晚，她感到寂寞，很寂寞。

方莹打完牌，送走牌友，心情不错，上楼时哼着流行歌曲，一进卧室就看到站在窗边的女儿，不由得一愣：“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？”

钟浅看着身材苗条、保养得当，跟自己形同姐妹的母亲：“我今天约了沈琪见面。”

方莹惊讶了一下，随即嗤笑：“见着了？那个女人很难缠吧。”

钟浅冷冷地回道：“你口中的那个‘女人’已经霸占了我爸三年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，你爸不可能娶她的。”方莹坐到梳妆台前，对着镜子摘耳环。她今天穿的旗袍，配的翡翠，很有复古的味道，为脸上无所谓的表情更添了几分神韵。

钟浅走到她身后，直视镜中的那张脸：“你不知道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吗？”

“猜都能猜到，你让她离开你爸，她拒绝，应该还会顺便奚落你几句，顺道把我也捎带上。”方莹合上首饰盒，笑了笑，“你何苦去找不自在？”

钟浅气不过：“这本来是你该做的事。”

方莹不屑道：“这么有失身份的事我才不会做。”

“身份？您这种太太的身份还能保持多久？这种有名无实的身份本身就是个笑话。”钟浅语气里讥讽明显。

方莹的脸色终于变了，霍地起身：“够了，你今天吃错药了吗？我们大人的事不用你操心，管好你自己比什么都强。”

“你们的事？指的是各玩各的吗？今天来的那个男人跟你眉来眼去的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”钟浅一时情急，把不经意间瞥到的一幕说了出来。

回答她的是一记清脆的巴掌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你妈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到现在还帮着那个人。你别忘了，是他先不要我的，还有你。”方莹用手指点着女儿的鼻尖，咬牙道，“你要是还有点脸就别巴巴地去找他，给我丢人。”

脸上的痛意慢慢升起，钟浅却毫不在意，低声说：“如果父母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愿不做你们的孩子。”

说完，她转身跑上楼，狠狠地摔上房门。

偌大的房子里忽地安静下来，让人有些不适应。

方莹转过身，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。

和大多数花季少女的卧室差不多，钟浅的卧室也是公主风。偌大的房间里到处弥漫着粉色，温馨而梦幻。

她身上还穿着那身校服，只是已经压出了褶皱，她不太淑女地趴在床上，翻着一个卡通台历。正月十五那个数字，用粉色的荧光笔画了颗心圈住，旁边还有一个大大的笑脸。

那是最近一次的家宴。

往后翻，端午节，哭脸。

爸爸说他要出国。

后来的每个周末都是哭脸，他很忙。

最近一次见他，是远远地隔着马路，他从车上下来，搂着一个年轻女人的腰走进一家会所，那女人身材高挑，背影婀娜。

他确实很忙。

钟浅扔了台历，闭上眼。

母女俩没有隔夜仇。

第二天一早，钟浅就跑到妈妈房里，把正在睡美容觉的方莹吵醒：

“爸爸昨晚有没有打电话来？”

来质问她对他女朋友的恶行……

方莹不耐烦地扯开眼罩：“没有没有没有，大清早的就提那个人，晦气死了。”

“如果爸爸打电话来，你就让他跟我说……”

她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枕头砸中，钟太太有起床气，没起床就被人打扰可是会发脾气的。钟浅捡起枕头放回床上，转身离开主卧。关上门时看了一眼埋在柔软被子里的人，心想，这就是被优渥生活惯出来的女人啊。这个时间，钟点工阿姨都已经在楼下客厅吸完一遍地了。

责问的电话压根没打来。

不知道是那个女人大度，还是她爸大度。

钟浅也不知道该庆幸，还是该失落。

好在几天之后，钟浅又有了新的事情要操心。

“下个月初爸爸过生日，妈妈你给爸爸打个电话，让他回家吃饭吧。”

晚餐桌上，钟浅热心地提议，却毫无例外地遭到方莹的拒绝：“要让你打。”

“我打就我打。”她立即放下筷子，跑去客厅拨电话。

熟悉的一串数字按完，电话被接通，那头有个悦耳的女声说：“钟先生在开会。”

“麻烦你告诉他往家里回个电话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这样的对答不止一次，却从来都是再没了下文。钟浅怏怏地回到餐厅，不去理会方莹嘴角升起的一抹嘲讽。如果那么容易就放弃，她就不是钟浅了。

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十八岁少女，头脑还算聪明，从不为分数头疼，身体发育略迟缓，情窦未开，也没有感情上的烦恼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家庭的不圆满。

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在她心中盘结了十二年之久的问题，其他的才算不上是问题。这几日，钟浅一放学就把自己关在厨房里，系着围裙把自己弄得满手满脸全是面粉，鼻尖上还沾着奶油。

制造了若干残次品之后，一件终于能让她满意的作品诞生了。

“完美。”她小声赞叹。

尺寸不大的抹茶慕斯蛋糕，颜色清新，造型简洁，光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。钟浅舔舔嘴唇，吞咽下口水，拿起裱花袋用巧克力认真地写下两个数字——35。

没错。

她的老爸老妈，只比她大了十七岁。

这个不太光彩的事实，让她身边的好友同学发出“你爸妈好年轻”的赞叹，以及“怎么会这样”的疑问后总会被她含糊地一两句带过。

钟浅把蛋糕用一个看起来很低调又不失档次的纸袋装好，自己换了一条新的连衣裙，打车去到钟季琛的公司。

前台认识她，自然不用预约，说是老板在开会。

又是开会。

她去办公室等，等了许久也不见人，干脆掏出手机玩游戏。一路过关斩将，又打通一关，正挥舞着拳头为自己叫好时，抬头一看，门开了。一个身材高大、西装笔挺的男人站在那儿，逆着光，看不清脸上的表情。

钟浅立即丢下手机站起身来，笑容满满地开口：“爸爸，生日快乐。”

不知情的人绝对想不到这是一对父女，事实上，连钟季琛自己见到亭亭玉立的女孩时，也有一瞬间的错愕。

又长高了些，好像还有哪里也不一样了，又是大半年没见了。

心中掠过一丝慨叹，他点点头：“过来也没打声招呼。”语气里没有激动，似乎还有些许怪罪。

钟浅早已习惯，笑呵呵地走过来：“想给你个惊喜呀！”然后她指着桌上的东西说，“我亲手做的蛋糕，全天下有这福气的只有老爸你哦。”她歪头俏皮地眨眨眼睛，“连我老妈都没有。”

钟季琛随意地瞥了一眼，几不可见地点了点头，然后脱下西装外套，顺手搭在沙发上，再按了桌上的内线，让秘书送一杯咖啡进来。

一杯。

只有他自己的。

钟浅在心里嘀咕了一句，又见钟季琛抬手捏了捏后颈，转了转脑袋，看来几个小时的会议并不轻松，她这点小怨念随即消散，凑过去自告奋勇说：“要不要我帮您按两下？”

钟季琛刚要收回的手一顿，忙摆了摆：“不用。”

紧接着桌上的电话响了，他接起，那边不知说了什么，他皱眉，语气不善：“你们怎么回事？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要不要我手把手教啊？”

不等那边回应，他“啪”地挂断。

一旁的钟浅吓了一跳，钟季琛心头的怒气还未消，身后有脚步声响起，是秘书端着咖啡进来了。见到屋内的情形秘书似乎了然，放下咖啡后，经过钟浅时小声问：“浅浅要喝点什么吗？”

钟浅心头一热，视线却先飘向那边。那人却没看她，而是已经坐到桌后翻起文件来，然后，又是一阵铃声急促地响起，是他的手机。

钟浅见状只好说：“那您先忙，我就先回去了。”然后又指了指桌角的蛋糕袋子，“那个要记得吃，在凌晨之前。”

钟季琛没回答，只冲秘书说：“让人送她回去。”

秘书忙应下。

钟浅没让司机送，秘书也就没坚持，只送她到电梯口，也许这不过只是他们的客套而已。

她叹了一口气。

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
没关系，她可以继续努力。

电梯门刚关上，钟浅一摸口袋，这才想起手机落在沙发上了。

站在钟季琛的办公室门前，她敲了敲门，没回应，索性直接推开走进去。

钟季琛正站在落地窗前打电话，背对着她。她找到手机，看向办公桌，发现桌上除了电脑和摊开的文件外，再没有别的。

她心一抖。走过去，左右环顾，最后，在桌下看到熟悉的一角，被垃圾桶盖夹住。

泪水瞬间涌了出来。

钟季琛正讲着电话，一抬眼从玻璃窗上看到身后不知何时多出的影子，不禁回头。只见去而复返的钟浅蹲在地上，从垃圾桶里拎出纸袋，捧在手里。

钟季琛有一种突然被什么击中胸口的感觉，一闪而逝，无从领会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移过去：“钟浅……”

她缓缓站起来，转身就走。

钟季琛似乎伸手拉了她一下，但几乎没施一点力道，又或者是触到

时忽然卸了力气，只是碰了一下她的手臂。

门再次关上，隔绝了急促的脚步声。

一室寂静，这才听到手机里传来的声音，钟季琛将电话放到耳边，视线却仍落在紧闭的门后：“没事，你再说一遍。”

电梯下行。

钟浅靠着墙，泪水流了满脸。

凌晨一点，方莹从朋友的派对回到家，微醺，摇摇晃晃上了楼。刚换了衣服就接到一个电话，那个号码让她以为自己眼花了，响到第五声才按下接听键，那边是万年不变的平静语调：“钟浅在家吗？”

粉色系的卧室里空荡荡的，浅色窗帘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，方莹站在门口说：“不在，不是去给你贺寿了吗？”

那边没理会她的揶揄，只说：“她来过，又走了。”

方莹拢着睡袍靠在门边，姿态慵懒，人却已清醒，语气微讽道：“你是不是说什么打击她的话了，还是你干脆就说不见她？”

“我不想跟你吵架，等她回来你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“我凭什么告诉你……”

那边直接挂断了。

方莹看着手机，骂了句脏话。

钟季琛坐在车里，车子停在公寓的地下车库里。

他刚从一个饭局回来，停车时接到沈琪打来的电话，沈琪委婉地表示给他准备了生日礼物。提到“奶油”两个字，他觉得有点累，提不起精神来，一听什么花样更觉厌烦。只是，挂断电话后，不知怎么地又想起奶油，然后想起那块被他挥落的蛋糕……

他又打了一遍钟浅的手机，仍然是关机。

下一秒手机响，他立即接起，却是方莹的声音，听起来有些疲惫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我们都三十多了，浅浅也十八岁了……”

钟季琛没心思听她大半夜地玩感慨，正要打断，又听她似自言自语般说：“你过三十五岁生日，她差不多烤了三十个蛋糕，笨死了……”她似乎又笑了一下，“这么傻，根本不像我……”



话没说完，电话再次被挂断。

钟季琛握紧手机，在心里补了一句，也不像我。

钟浅的朋友不多，一一打过去问，却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

车窗打开，夜风微凉。

经过市中心时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灵感应，竟然闻到蛋糕的香气，钟季琛不由得一愣。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路旁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蛋糕店。

他鬼使神差地靠边停下车，走了进去。

正在打瞌睡的店员一见他这样气派的人物上门，立刻两眼放光，热情地招呼。他看向柜台里烤好的蛋糕，一排排琳琅满目，竟想不起她做的蛋糕是什么样子，真后悔当时没多看一眼再丢进垃圾桶。

钟浅就读的高中是一所不折不扣的贵族学校，学生都是来自高官、富商、明星等高收入家庭，学费不菲，资源配备自是一流。值班的安保人员精神头十足，指着一排监控显示器再三保证，这个时间学校不可能有人。

可钟季琛不以为然，据他对钟浅的了解，她还真没什么地方可去。

其实，她是个挺乖巧省心的孩子。

其实，他对她也不是完全漠视。

这么想着时，他已经从图书馆走向舞蹈教室。两名保安拎着钥匙、拿着手电筒恭恭敬敬地跟在他身后，所到之处，灯光骤然亮起。当然，也都是空无一人。

走进舞蹈教室时，灯光一亮，他立即扬手做了个噤声的动作。

此时的更衣室格外空旷，三人的视线都锁定在某一角。

钟季琛低声吩咐：“你们回去吧。”

那两人理亏心虚，虽没见他流露出责备的意思，但仍是心情忐忑地离开。

钟季琛走了过去。

一步一步，仿佛走过了漫长的时光。

白天看着那么高，此刻蜷曲成一团，看着好小。